

LOVESWEPT(R) is a trademark of Bantam Books,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Loveswept

They are Stories of
very important ingre
able stories in the
of consistently high
make you cry, but a
prises within their p
Most romance fans
they keep Others m
each LOVESWEPT

戀愛習題

獨家獲得授權出版全球中文版

Private Lessons

Barbara Boswell

芭芭拉·柏威爾●著

孫紋●譯





精美名著²⁰¹⁰

戀愛習題

Private Lessons

作者：Barbara Boswell
芭芭拉·柏威爾

譯者：孫 紋

希代書版集團

精美出版社發行

戀愛習題／芭芭拉·柏威爾(Barbara Boswell)作；孫紋譯。——初版。——臺北市：精美，民82面；公分。——(精美名著；2010)
譯自：Private lessons
ISBN 957-716-040-9 (平裝)

874.57

82003460

戀愛習題

Private Lessons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第一版 1992

◆原 著：Barbara Boswell

◆譯 者：孫 紋

◆發行人：梁一誠

◆行政總編輯：林淑華

◆執行主編：曾敏英

◆出版者：精美出版社／出版／發行

◆社 址：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

◆聯絡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

◆電 話：7911197·7918627

◆電 傳：出版部／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發行部 7955825

◆郵 撥：0017944-1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0779號

◆排 版：伊甸殘障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企業部

台北市八德路4路8號2F-1 電話：7634466

◆Copyright © 1992 by Barbara Boswell

© 1993,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Gin-May Publishing Comp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ntam Books,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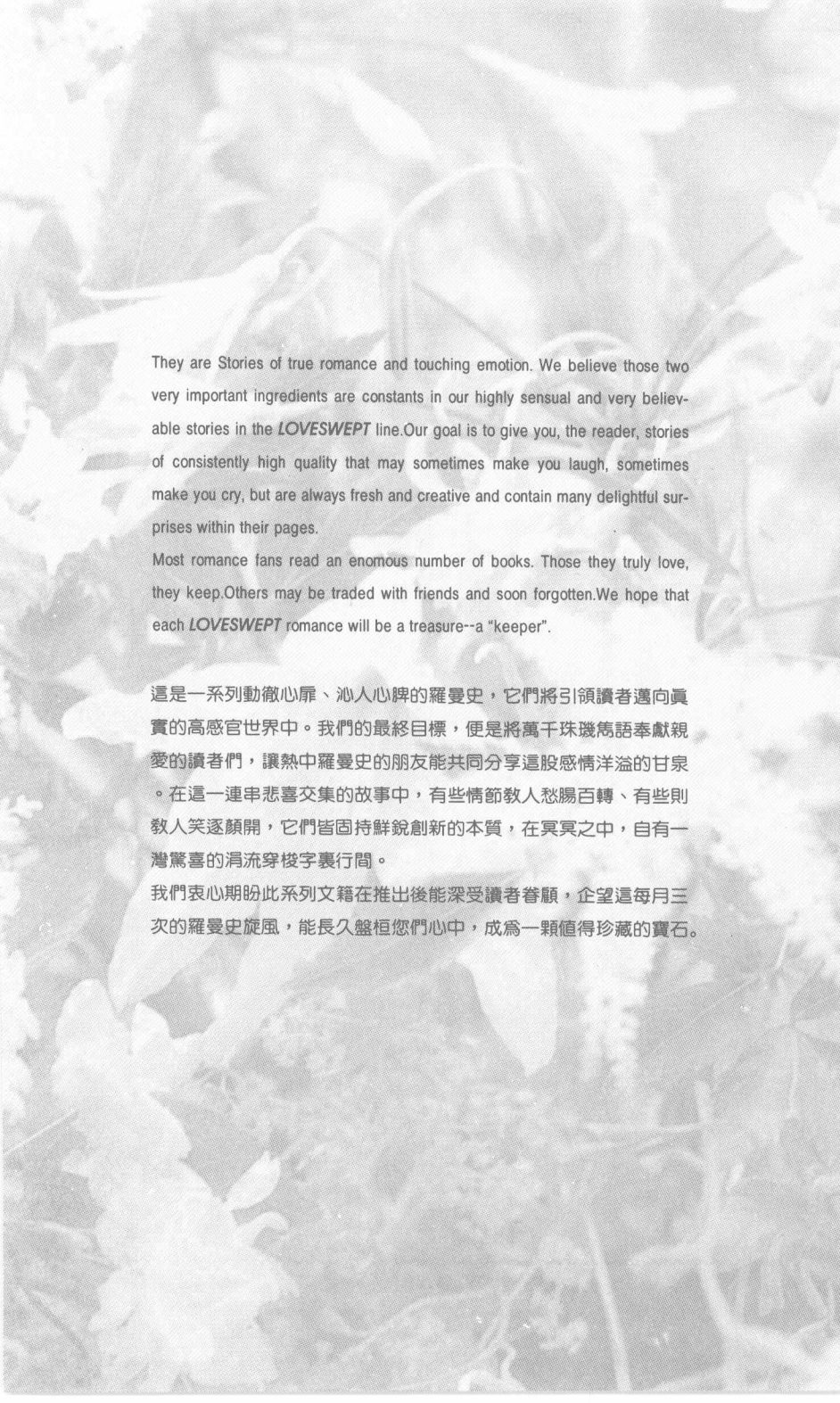
◆版權代理：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初 版：中華民國82年6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國際書碼：ISBN 957-716-040-9

◆Printed in Taiwan



They are Stories of true romance and touching emotion. We believe those two very important ingredients are constants in our highly sensual and very believable stories in the *LOVESWEPT* line. Our goal is to give you, the reader, stories of consistently high quality that may sometimes make you laugh, sometimes make you cry, but are always fresh and creative and contain many delightful surprises within their pages.

Most romance fans read an enormous number of books. Those they truly love, they keep. Others may be traded with friends and soon forgotten. We hope that each *LOVESWEPT* romance will be a treasure--a "keeper".

這是一系列動徹心扉、沁人心脾的羅曼史，它們將引領讀者邁向真實的高感官世界中。我們的最終目標，便是將萬千珠璣雋語奉獻親愛的讀者們，讓熱中羅曼史的朋友能共同分享這股感情洋溢的甘泉。在這一連串悲喜交集的故事中，有些情節教人愁腸百轉、有些則教人笑逐顏開，它們皆固持鮮銳創新的本質，在冥冥之中，自有一灣驚喜的涓流穿梭字裏行間。

我們衷心期盼此系列文籍在推出後能深受讀者眷顧，企望這每月三次的羅曼史旋風，能長久盤桓您們心中，成為一顆值得珍藏的寶石。

·幕起·

原以為，年少時對愛情的憧憬已然改變。未料，八年後的重逢，竟發覺心中對他的愛戀如此地根深柢固……



格雷·馬可是高中的生物老師和校隊的足球教練，男孩子們崇拜他的球技，女孩子們愛慕他的風采。愛莉莎·愛莫利曾經是他的生物課學生，八年前，她和許多女孩子一樣，心裏對格雷非常傾倒，但是那一直是個祕密。

八年之後，愛莉莎回到河景高中，成為學校的美術老師，又得以和格雷重逢。從

此，她的心中又被激起陣陣漣漪，無法平靜。

格雷第一次看到長大成人之後的愛莉莎，便深深被她所吸引，有幾次都感到情不自禁，甚至連夢裏也充滿了她的倩影。

在一次格雷險些遭誣陷的意外事件中，他們終於打破僵局，取得了彼此的信任。從此，他們互相協助，解決身邊的種種困擾，不再猜疑。



盡情徜徉飛翔吧

讓 Loveswept 伴您遨遊——

奇幻、甜蜜的爱情樂園



當落幕之後

或許 您盡可揮撒

屬於自己的 Love Stories

—— 一位彩虹繆思



格雷·馬可這一整天以來都感到緊張不安，他知道有個可靠的辦法能夠解決他的問題。像他這種行動派的人，運動是對付任何挫折、沮喪或莫名緊張的特效藥。

心跳加速、汗流浹背、什麼事都不用去想地運動。有時候，他會繞著操場跑到筋疲力盡為止，然後再開車掠過寧靜的鄉村，回到他在河景小鎮邊緣的公寓裏。沖過熱水澡之後，累得無法動彈或思考，倒頭就睡。

他換上短褲、運動鞋和T恤，把車開到河景中學的停車場。

現在已經是七點多了，但是天色仍然很亮。初秋九月的天氣，有時候比真正的夏天

更像夏天。附近的小孩子們似乎也知道這一點，格雷看到有一羣小孩子，正在跑道旁的草地上踢足球。

「艾朗，艾朗，把球傳給鮑比！他會踢進的！」

「踢！」格雷豎起耳朵，那是個足球的「字眼」，而做為河景高中男子足球隊教練的他，是從來不會忽略任何與足球有關的事物。但是，他卻很意外這其中竟然夾雜著清晰的女聲！雖然足球規則裏並沒有規定不能讓男女生一起玩，但是像他們這種初中年紀的階段，男生和女生照理說不會玩在一起才對，至少在運動場上男女雙方一向是「壁壘分明」的。

他走近了些，看到男孩們正追著足球跑，一個女孩子——不，該說是一個女人——正沿著場邊跑著，一面扯開喉嚨叫喊，像是個教練般地指揮戰局。

一個男孩子把球踢向球門，不幸被守門員擋住，球飛出了界外。混雜著歡呼聲和噓聲的巨大聲響，劃破了傍晚的寂靜，附近幾個男孩子開始忿忿地叫罵。

「為什麼你不把球傳給鮑比？白癡！」

「艾朗，你每次都愛逞英雄，可是總是丟臉。」

「如果艾朗下次再和我同隊的話，我就不玩了！」

剛才大喊大叫的那個女人打斷他們的話，婉言地勸道：「好啦，各位。讓艾朗休息一下，等會兒他會做得更好的。」

格雷認出在那羣男孩子之中，有幾個曾經參加過他每年夏天舉辦為期一個月時間的足球營。

那個眾矢之地的男孩子，是十二歲大的艾朗·愛莫利，他是西斯·愛莫利最小的弟弟。而西斯是他學校裏足球隊的老將及明星球員。

「哎呀呀！不過是遊戲而已嘛，」那女人的聲調清晰，富有邏輯性，像是哄小孩一樣的繼續安撫道：「不用這麼在乎輸贏，我們只是在玩遊戲罷了。」

格雷深知男孩子的脾氣，她這一套不會管用的。他們又開始叫囂起來。

他皺起眉頭，突然發現這個女人很面熟。她是愛莉莎·愛莫利，西斯和艾朗的大姊，也是他從前的一個學生。最近學校一位美術老師休假期間，由她暫時代課。

他很好奇，像她這樣手裏抓著足球，被一窩浮躁的小蘿蔔頭圍住的女人，會是個什麼樣的美術老師？

他的好奇心被挑起了。走得更近一些，目光溜過她全身上下，一個完全不同的圖像浮現眼前：那是她八年前擔任高中啦啦隊隊員時的形象——一個有著大大的碧眼、充滿無限精力、有著令人無法抗拒的微笑的俏女孩，她那富於表情的臉，充分傳遞心底的感情。她上過他教的生物課，雖然成績並非頂好，但有著令人驚異的學習力；不僅如此，她總是讓身邊的人感到自在愉快，是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女孩子。

如今那個調皮可愛的小女孩不見了，現在，愛莉莎已經長成一個十足的女人，真是應驗了所謂「女大十八變」。他看到她明亮的碧眼、長長的睫毛、濃密有型的眉……一顆心被重重地一擊。

她的肌膚如象牙般發出奶油色的光澤，高高的顴骨，還有一張微俏的菱形小嘴。一頭麥金色的俏麗短髮，由兩頰斜削到腦後，前額覆蓋著劉海，將她的五官整個襯托出來，顯得特別的亮麗逼人。

她那幾乎和男孩子一樣高挑的修長身材也有了變化，雖然仍舊纖瘦，但凹凸有致；她的胸部豐滿成熟，臀部曲線優美。格雷的腰際感到一陣異常的緊繃，他告訴自己，最好趕緊停止跑步，否則情況將十分「尷尬」。

「嘿，馬可教練！」一個孩子看到他，並且打了聲招呼。

他漸漸放慢腳步靠了過去。

「你看到我哥哥安德魯的守備嗎？」艾朗帶著點驕傲的神情說：「他是你看過最好的守門員了，對吧？」

「不錯。」格雷表示同意。十三歲的安德魯擔任守門員的位置，由於堅守球門的關係，讓他弟弟很丟臉地失了一球。但無論如何，小艾朗似乎一點也不在意。

而其他人都很在乎。「只要碰到比賽，你就能看到艾朗這白癡造成我們的『失敗』！」一個忿忿不平的隊員說。他對艾朗叫道：「你早該讓鮑比把球踢進的，整腳鬼！」

「夠了，丹尼。」愛莉莎堅定地說。走過來站在那個男孩子面前，兩個人四目相望。他比她高了兩吋，也比她壯多了，最後卻不敢面對她。

「取外號和打架，都不是足球隊員或是其他運動選手該有的舉止。」她說。

「也許除了曲棍球之外。」有一個男孩建議。

「包括曲棍球在內。」她說：「所以，丹尼，如果你不守運動規則的話，那麼你

……」

「妳不能判我離場！」丹尼大叫，打斷她的話。他回過頭來向格雷求助，「她不能，馬可教練，她能嗎？」

「我沒聽她這樣說過。」格雷平靜地說：「你在她把話說完就打斷了它。現在，做為一個旁觀者，我認為你該向艾朗道歉，丹尼。」

他很快地談到運動員之間良好和諧的關係，並說到團隊精神：「那不只是為了你個人的榮譽而已，你應該把球隊整體放在首要考慮，艾朗。」他補充說道：「像剛才愛莉莎要你把球傳給鮑比，好讓他把球踢進得分，那就是團隊精神的發揮，你應該聽她的指揮的。」

艾朗點頭表示了解，丹尼也向他道了聲抱歉，格雷順利讓兩個人握手言和。

「好了。」他拍拍兩個人的肩膀，說：「現在，你們都離開這裏，回到場上去，讓我們看看你們的表現。」

習慣性地，他從愛莉莎那兒拿過球來，放在地上，結結實實地就是一腳踢去。球高高地飛越球場，它的速度和距離讓孩子們一邊羨慕得大聲歡呼，一邊跑去繼續他們的遊

戲。

場邊只剩下格雷和愛莉莎兩人站在原地。自從她回到河景鎮以來，這是他第一次有機會和她談話。他的生物課教室和實驗室都在學校三樓，而她的美術教室則在地下室裏，彼此的上班路線根本沒有交集。有一次足球賽時，她來看她弟弟西斯出賽，他因此一偶然的機會得以看見她。但是，他們之間甚至還沒有接近到足以交談的距離，這短暫的交集又被岔開了。

他們現在沉默地站著，觀看男孩子們比賽。格雷在她身上溜了一眼，發現她顯得有些緊張。她不斷挪動腳步，把雙手交叉在胸前又放下，然後把手插進短褲口袋裏。如果他不曾見過她從前那種充滿自信、雄辯滔滔的樣子的話，一定會認為她是個容易緊張的人。他剛要開口，她就說話了。

「我想我該感謝你……」她說：「挺身出來處理那些男孩子的糾紛。」

她的口氣暗示著她根本一點也不感激他。他不解地看著她。很不巧地，他的眼光落在那雙曬成淡古銅色的修長美腿上。他的眼睛有些不能自制，而他強迫自己把目光移向她頭上，盯著那條用來吸收頭髮濕氣的白色汗帶。那該是毫無顧慮的目標了。

他清了清喉嚨，說：「噢，抱歉。我並非故意要『越界』的。」

她把下巴抬得高高的，說：「不，你是故意的。」

他勉強一笑：「好吧，就算我是。我只是不願見到一點小小的意外事件，讓被寵壞的嬌嬌女擴大到不可收拾的局面罷了。」

她轉過臉來，手杈在腰上說：「我才沒有被寵壞呢！但是我必須說一句話：那些男孩子總是愛欺負我可憐的小弟，只因他年紀較小，又比不上別人的關係。艾朗已經很努力在做了，可是他們還是要點名批評他，而且——」

「這個年紀的孩子都是這樣的，那是很平常的事。妳不應該偏袒艾朗，單單為了有人指責他就中斷比賽。」

「我才沒有呢！」

「但是妳想要判丹尼離場。」

「噢，沒錯。」她說：「可是他反抗。你聽到他對艾朗說的話了，不是嗎？而且他每次都這個樣子對別人。你從來都不處罰球員的嗎？馬可教練。」

他覺得她這麼激烈的反應有些滑稽，但是他很快收斂起笑意，說道：「當然，但情

況不同，愛莉莎。我是個球隊的教練，而今天他們並不是支有組織的球隊，並且妳也不是他們的教練。妳只是艾朗的大姊。」

「而且，正因為我是他的姊姊，讓他的處境更顯得尷尬。」她嘆了一口氣：「我知道，但是我不能忍受他被人欺負，這就是我今天來此的主要原因。我要看到這裏的情況，特別是艾朗。」她的眼中充滿了關懷，「你不會認為我在這裏會把事情搞得更糟，不是嗎？」

她有一雙他所見過最漂亮的眼睛。有好幾秒鐘的時間，他只能注視著它們，感覺失去了方向感。「對。」他慢慢地說，把眼光從她臉上移開。他強迫自己把焦點放在球場上奔逐的男孩子們身上，說道：「但是我認為指導和干擾之間沒有明確的界線，那是很難分辨得清楚的。」

「那就像走在鋼索上，」她作了個鬼臉：「下面又沒有架設安全網。」
他點點頭說：「的確很難。這個年紀的男孩子對人總是粗野了些。」

「但是，要求他們的舉止至少像個人樣太過分了嗎？」她的聲音高亢起來：「對一個十二歲大的孩子表現一些耐心、了解和包容，他全部的世界都被倒轉過來了。因為有

一個喝醉酒的司機——」

她突然中斷，緊閉著雙唇。格雷知道她想說什麼。因為三個月之前，有個喝醉酒的司機闖紅燈，撞上她的母親，她母親因此受了很嚴重的傷。西斯在他們暑期集訓時曾經告訴他這些事，他還知道愛莫利太太現在仍住在林肯公園復健醫院裏，學習處理日常生活最基本的事務。

他看著愛莉莎。她前後揉搓自己的手臂，不斷地揉搓著，顯得有些激動。「冷靜點。」他溫柔地說：「現在一切都過去了，情況也都還好。孩子們——」

「看哪！」她突然指著球場，「那個高大的金髮男孩，像納粹黨徒的那一個——我想他的名字叫傑西——故意絆倒艾朗。我一定要制止他。」她氣沖沖地走上前。

像閃電般迅速地，格雷一把抓住她的手腕，要她留在原地。「犯規！」他以一種命令式的權威的聲音喊道，沒有人敢有所質疑。「傑西犯規，由另一邊罰球。」

傑西那一隊沒有提出任何抗議，乖順地接受了裁判。

「讓我走！」愛莉莎扭動著想掙脫他的箝制。

他把她抓得更緊，「仔細看看艾朗，愛莉莎。我知道妳是好意，但是，妳不能替艾